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六

元　吳澄　撰

序

送李吉夫赴河南行省理問序

仕不出鄉人之至願也中世遊宦在數千里外不能復歸其鄉里者有焉歸德李侯吉夫繇從事大司農府陞中書省掾擢授工部主事通政院都事大都路治中通

政院判官留京師十有八年今得河南行省理問以歸河南省治汴梁領路十有二府若州四十有六縣百八十有三歸德為支郡相去不三百里可謂仕不出鄉者矣三代之時民自選舉賢能以長治其鄉里選之舉之者必當其人所以利於我也長之治之者必盡其心所以仁其鄉里也自選舉不本于鄉里而仕于四方者或不諳其土俗或視其民如路人而螟螣之魚肉之靡所不至一旦官滿掉臂而去耳烏乎人心吏治之不古也比

比若是可嘆也夫李侯質直無城府其涖官也廉而才其處繁劇也泰然不失其常度而慈祥豈弟無絲毫傷人害物之意以是為政于天下何施不可而況于其鄉里尤所用情者乎理官理刑獄雖專問大吏而不及小民然大河以南大江以北數道方伯之寄事之關民休戚者衆矣得賢者能者為之屬從容贊畫陰有以福澤其民而鄉里與受其賜其所補豈少哉侯之考妣俱受恩贈考爵縣子妣封縣太君侯歸拜墳墓會宗族見長

老白叟黄童懽呼及門喜吾鄉里之賢能將有以福澤於我也侯不自以為榮而鄉里榮之侯不自以為幸而鄉里幸之予也與侯同年生嘉侯之歸其鄉而愧予之未能也故于侯之行也以是贈至大辛亥五月甲午

贈道士黄平仲遠游序

士之遠游者過予予輒止之曰道脩于家可也既仕而驅馳王事則有四方之役處士而離父母去妻子棲棲奔走將何求哉因吾言而不復游者有焉高仙觀道士

黄平仲勧書工詩與之語見其為儒流不見其為道士也亦有遠游之志人以道流為孤雲野鶴任其所之非如四民之有定業有定居也則其遠游也惡乎可止而止之意以為不然今之道士自謂老氏之徒予觀老氏之書以鄰國相望而不相往來為美夫豈亦以遠游為善哉倘若遍覽山川周知風俗則老氏固云不出户知天下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矣青牛西度葢閔周之衰亂而辟世孔孟之歴諸國聖賢之不幸也若夫漆園吏之

逍遥游三閭大夫之所謂遠游此非行地之游也子儒流不足以知此它日解后尚當細論

送崔德明如京師序

古者教人以德行藝三事教之而成乃賔興其賢者能者俾之長治其民後世之取人異是矣而隋唐以前猶未有科目也科目興而取人不稽其本實所取者辭章之虛而已就使辭章如馬班韓柳抑不過爲藝之下下其視古者禮樂射御書數之藝天壤絶也况其辭章之

鄙淺何嘗夢見馬班韓柳之彷彿乎唐世兼采人望雖未免于私而間或不失一二糊名考校似為至公其弊不可勝既然亦時有俊傑出于其間何也世運方盛則暗中摸索往往得才偶然爾天也而非人也國朝貢舉率因前代而拳拳欲取經明行脩之士意欲燭其弊而防之者夫經苟明則知仁聖義中和六者之德無一不知行苟脩則孝友睦婣任恤六者之行無一不能德無不知行無不能六藝縱或有缺不害其為本立而末未備

不審今之進士經果明歟行果脩歟抑否也豫章雀德明至治癸亥鄉貢次年試禮部竟失特恩貳撫郡教官其在職也僉曰斯人不為利疚皎然有清氷白雪之潔又曰斯人不與物戾盎然有瑞日祥風之態純良粹美君生于三代之時其不名于六德六行之中乎泰定丁卯予始識之而益信所聞于人者之為信然則其前之試有司而一得一失也皆天也而非人也斯人不進士而猶謂科目足以得人也哉今將謁選吏部予不能已

於言葢非徒為德明悼既往之屈實為古今取士之法制而深慨也此行達京師之日予之舊友儻觀予文必有笑予之年適加而狂論偏見猶不減者夫

送甘天民之京師序

甘慭天民豫章之秀士方其少而處鄉里也已如龍泉太阿之在地沈歷閟藏未見于世而光芒鬱發莫可禁遏往往上衝于天識者固駴之及其壯而出四方也則如離匣之劒直之無前與論文藝則炳炳烺烺與論政

事則優優綽綽與論天下山川人物習俗則如鏡鑑燭照水之建瓴丸之走坂無所停滞凡與游與居孰不期其為有用之器小試夷陵學官夫三峽綰西蜀之口中州人士雖鮮到然疇昔歐陽文忠公尚書謝昌國俱嘗仕其土逮今川士之流寓猶以十百計未可以僻陋易視也而天民之客彼當路之長同類之朋咸願其久留而惟恐其代去其果何以得此于峽之人哉今兹學官秩滿又將矯首振翼乎天京予覿士之北上者大率僥

覬其所不可必得其立心之初已可薄而或者安然以為當然也天民有識有守獨不其然予是以再三嘉嘆而贈之言而助其氣而堅其道義而使不失已也朝之公卿大夫閱人多矣亦必心喜而曰及今乃見大江以南之異人也夫

送道士劉道圜序

予舟行每過湖口喜其崖壁峻削巖洞奇怪倘非神靈所宅鬼物所馮自宜為仙祠真館始可稱其地之險幽

水經謂有石鍾山而東坡蘇子嘗夜半造其下以聽其聲蓋殊絶之境也道士劉道圓請于天師將建碧霞觀亦其地之形勢有以名之而然然道圓從全真師學全其真豈俗間酒肉道士比夫道之真以治身而緒餘土苴以應世果欲擇險幽之地而脩真乎脩之脩之所以當全者一真而已矣它又奚足為哉

送徐則韶赴播州儒學正序

唐人憚播州荒僻往者多非其欲我朝疆土之廣曠古

所無播雖遠在西南一方人士去來視猶中州曾不以為難徐九成宋兵部侍郎之孫元安慶同知之子以世家之胄俊秀之選擢為播州學正將行余謂之曰侍郎吾不逮事同知吾所與游不逮事者稔見其文辭所與游者深服其德器今之往也其以爾祖之文貴彼習之朴以爾父之德革彼俗之𡨋惟固守家學可矣地之荒僻何患焉向余在京時嘗聞播之連帥來覲好文而重儒九成往哉其必有合也

送常寧州判官熊昶之序

豫州熊昶昶之尉崇仁六年其廉如清濟之水無一塵之滓且明且能且仁且公士民思之至于今不忘聞將赴湖南常寧州判官近者平陽李有仲方六年金谿縣尹其操守其政事實與崇仁尉相似予嘗稱李尹之善一曰廉二曰明三曰仁四曰能五曰公而為言之曰世固有廉者矣其見不明則為吏所蔽雖廉奚補亦有廉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矜其廉明而深刻嚴酷略

無豈弟慈祥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剸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仁而未公故也全此五善者蓋難矣哉而李尹兼有之所以卓然為治邑之最與予之稱李尹者若是而熊君亦然因書此以寄而贈之行它日湖南之士民必知予所言之為信

贈王用可序

章貢王用可能煆煉金石而製丸藥其售于人也曰仙

丹又能觀察形勢而為葬師其號于人也曰仙輩大凡藥特醫家之常劑爾葬師亦術家之常流爾常劑常流而冒仙之名得無名之浮于實乎或有所疑焉而以問予予曰可以起死回生者丸藥之功也可以叚神工奪天命者葬師之法也玆非其伎之近于仙者哉借名曰仙葢以此名之浮與否與未易懸斷也回生也奪命也而果如予之言也則其謂之仙也奚忝焉

送蕭九成北上序

章貢蕭君九成善史學自羲農以至于唐虞自唐虞以
至于金宋事之紀載于史者歷歷如指諸掌予謂之曰
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君于方冊所有之事皆能言之
矣今日之事有書契以來之所未嘗有者自古殷周之
長秦隋之强漢唐之盛治之所逮僅僅方三千里今雖
舟車所不至人跡所不通凡日月所照霜露所隊靡不
臣屬如齊州之九州者九而九視前代所治八十一之
一爾自古一統之世車必同軌書必同文行必同倫今

則罷用各有宜不必同軌也文字各有制不必同文也國土各有俗不必同倫也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而一統之大未有如今日雎盱萬狀有目者之所未嘗覩咿嗢九譯有耳者之所未嘗聞財力之饒兵威之鷙又非拘儒曲士之所能知君之史學苟徒稽諸方冊之所紀載而不證諸耳目之所見聞得無有闕乎況君所著述當路既上送官盍亦觀諸今之史館如君之學者有幾各舉所見各誦所聞要必有以互相發九成曰

子之言然然適百里者具一宿之舂適千里者聚三月之糧今將為萬里役而徒手以往可乎子將何以資我哉予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當今尚仁急義意氣相許者滿天下君姑挾吾言以往試就而謀焉其必有以張君之行也

送胡宗時序

李超暨子廷珪再世居歙以墨名家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其貴重如此吾鄉胡湛然曰嘉定癸未予信州龍

虎山遇異人授墨法堅青光黑莫能及之傳其子士楚子又傳其孫宗亮宗時宗權三世矣向時與柯山一二墨工齊等今柯山不復有墨胡墨遂為第一葢工以世工為善墨者文房之寶非它工比尤當論其世也序墨再世胡墨三世一家祕妙人不與知其獨為名墨工也宜哉

送陳景谷序

昔成周設食醫疾醫瘍醫等官而醫師為之長然是官

惟王朝有之今在朝有太醫院而普天之下各道各路及府州縣莫不有醫官焉或以治為職或以教為職官之所用一一取給于衆醫官愈多而醫愈困矣非得仁而廉者居是官孰能拯斯弊乎若吾里陳君景咨心仁而行廉者也為醫官于吉水新喻二州其在職也衆醫思之景咨其何以得此于人哉景咨醇儒也儒而通于醫家世儒門賢厚稱于鄉黨惜也其仁心廉行足以悅于下而其虛氣實力不足以結于上則下雖悅之而何

能使之有以悅其下哉予在朝時知太醫院諸官皆貴人鉅公無非仁且廉者景洛與之合德誰能以景洛之姓名心行轉而上聞

贈無隱相士序

無隱相士工相人以形聲定一生之貴賤富貴壽夭以氣色定一時之休咎福禍吉凶是惟不言言則必中如鑑之照物妍醜無所隱是以人之喜貴喜富喜壽與夫期休期福期吉而幸其言之或然者慕而就之惡賤惡貧

惡夭與夭慮咎慮禍慮凶而恐其言之或驗者畏而避之予曰子之相術與鄭季咸能使心醉者列子其人爾設遇壺邱子子惡得而相諸壺邱未嘗有隱也子將自以為隱矣且今之所遇今之列子也後之列子骨肉俱融于斯時也又何氣色形聲之可議然則如之何請問希夷或曰希夷之相人猶無隱之相人也而奚問為曰以耳聽聲聲無遯情以目視色色無遯形是曰無隱聽不可聞無聲之載視不可見無色之界是曰希夷草廬

眀者叙

送袁用和序

納人之死骸于土以天地之生氣養之苟得其養則死者如生凡其遺體之本乎是骸而生者自然蕃衍盛大譬猶培木之根而其枝葉茂此郭氏之葬書與程子之遺言合而葬師之泥于曲藝者鮮或究其原也葢其伎有本有末有正有偏有真有偽世之紛紛以伎自號求售于人而圖利于已者大率末也偏也偽也幸而其傳

之不泯或識其大或識其小而吾用和適然有聞焉殆千萬人中不一二也噫用和其亦慎其所用哉斯蓋助孝子慈孫之仁其親而匪徒曰富貴福澤之而已用和其亦慎其所用哉

贈醫家吳教授序

儒之道無所不通醫之道一伎爾而于儒之道爲近何也儒之道仁而已愛者仁之用而愛之所先愛親愛身最大親者身之本也不知愛親則忘其本身者親之枝

也不知愛身則傷其枝愛親愛身而使之壽且康非醫其孰能故儒者不可以不知醫也醫之道賾矣炎皇博物明理而有本草之經黄帝爲民立命而有靈素之經今世所傳雖或不無後來之所附益要之其原必出于上古生知之聖伊尹之先覺而論湯液以齊量五氣五味之配合周公之多藝而設官職以參兩九蔵九竅之動變皆因炎黄之明物理立民命者充之也醫之道詎可易視乎武王之養疾于親也常欲審其力之所能勝

夫子之慎疾于身也不敢嘗其心之所未達知藥之不可苟也聖人之愛親愛身何如哉惟其愛親愛身之至所以重醫之道與吳成學儒道者也少而孝于親慕醫道而未及學中歲身有痼疾慨思此身為親之遺體有疾而不治則非唯不愛身是亦不愛親也師門講求于善醫之人竟能已其疾由是志于醫旣足以保其親之身而醫院又官之自新昌州醫學正勑授餘干州醫學教授將赴官過予予嘉其留意于醫也為述炎黃武王

伊周孔子六聖人仁民濟世愛親愛身之道以開廣其志且俾人人知醫道之重不可視之為一伎而忽之也成字山則醇謹篤厚女弟之子妻之子是以贈之言焉

贈胡道士序

三代以上姓氏分為二故氏屢易而姓不可易三代以下姓氏合為一往往以氏為姓而無復有姓外之氏姓固姓也而氏亦姓也于是但有不可易之姓而已自晋室不競中州之族姓混淆爰及唐初每輕以賜姓寵降

附之徒至于唐末又多以養子繼軍伍之籍而姓愈不可辨矣嗚呼有生之類或知母而不知父或知父而不知祖能知其祖者唯學士大夫儻知其祖則孰不欲世守其姓以傳之子子孫孫而不易哉大中祥符觀道士系本豫章進賢之胡其父占軍籍而本姓失子既讀書通於義理念先世神明之胄而不祖其祖安乎圖改籍而貧不自振力有所不能也乃寄跡老氏教中以復其姓所師所友皆吾儒身雖不在學士大夫之列而心則

卓有學士大夫之識不獲編盩于四方而不能不依托于二教者勢之厄于人命之厄于天也其志蓋有可嘉而可悲者焉道士名原字子泉今復其姓爲胡氏

贈樂順德戍序

天之生氣在地中者隨隴阜之形勢而行止人之生氣在身中者隨經絡之血脈而乖和此自然而然非有使之者也世之畸人能秉地中之生氣則有藏往之仁能候身中之生氣則有知來之智斯二術者通于神明矣

豈易能哉樂順德成儒家子遇專師得真傳于是工其伎頗或聞子所能有求有問者曰衆吾不願子之輕于言也然安能閉子之目緘子之口乎亦謹之而已矣因子出遊書此以戒

贈葬師賴山泉序

能原其來于百十里之外而不能秉其止于一二尺之內此察地理者之通病也學者鍾生問術于寧都之賴葬師而得其文持以示予予曰此真術也旣而賴師來

過驗之果然噫此術傳之者祕故能之者稀師固能矣然真術不行行術不真不若五星新法之曼衍而易售也能者不輕為人葬不輕與人言其毋貴人之利而賤己之藝哉

送鄧顯宗序

鄧顯宗歷司縣吏將近八十月謹畏自守無纖毫過失未嘗一至上司之庭兹由樂安縣赴平準庫經吾里造吾門予喜其能自完也嘉其既往又勉其方來欣然領

吾言而去因思曩歲有一二新進士子規之以廉正聞吾言殊不樂其後竟不免于瑕玷彼為儒而乃如彼此為吏而能如此可謂難也已于是書吾言贈之溥為今之為吏者勸且以愧夫為儒而不能如之者

送邰天民赴瑞金教諭序

廬陵邰天民將赴瑞金儒學教諭過予予閱廬陵之士多矣大抵卓犖秀偉則有餘而謹重淳厚常不足以予所聞二百年來惟丞相益國文忠公不為土地風俗所

移今于廬陵士中忽見如天民者寧不為之驚異乎邵族之富前時甲于一邑勢燄赫赫不可近獨天民之家蕭然一寒士也挾一藝以濟人利物為給其家之衣食篤志教子為儒固已不類其族之人矣子之學既成温温然恂恂然同黨莫不嗤議其迂濶則又不類其郡之人焉而予獨見之驚異者以其彷彿益國之流風也夫教諭之職雖卑然為一邑士之模範儀刑豈可以易視天民庶幾不愧于其職也歟予自幼拙樸不能入時俊

之羣而亦不能改易以求合今老矣天民乃與予之率
嗀同烏乎不喜之之深邪若其異日之所到則有命不
可豫期之以為謟也

贈董起潛序

予雖不學醫而好觀内經難經脉經等書頗曉人身脉
理大槩然自少而老由南而北欲訪求一明醫而不可
得其下品率是意病加藥其高品亦不過對證用藥而
已孰能究脉之精微察病之原本哉樂安雲蓋鄉之董

宦家名族前代以儒科仕者不翅百數文物之盛甲于一邑逮宋亡科廢舍儒而習醫有董氏起潛焉往年初見之未深知也近年從孫春抱奇疾醫莫能療而更生于起潛之手因為予診脈聽其議論通達陰陽造化審别藏府經絡井井不紊予驚竦曰是間乃有此明醫乎恨相過之晚而未有病可以試其伎也至順元年冬過予謂予明年夏秋之交有重病其時當來供藥今年六月病果作其病日輕日劇醫以為瘧起潛至曰似瘧非瘧

也以瘧治之則誤矣診之六脈浮緊右寸口獨浮而短外證有寒熱胸膈氣滯蓋由肺氣內傷先以五膈寬中散暢導其氣寒熱未除脈尚浮緊此為客邪在表用桂枝加附子湯溫散表邪表證既罷獨兩尺脈弦遲為腎藏虛寒用四柱散加薑桂以暖其下部又獨脾脈微弦用治中湯加附子以理中焦繼用參香飲參苓白术散相間飲之以漸底于平復自初服藥每進藥一盂則病退數分再服一盂則病又退數分蓋病勢甚惡而藥

力亦峻子生平服藥未有若是其速效速驗者也史遷倉公傳載淳于意自述其為人治病名狀二十五條纖悉該備至今令人想見其醫術之神起潛于予之病凡四易藥先後倫紀毫髮靡忒今傚倉公傳所述筆而為序以貽之非特表起潛之明于醫亦以自許耄叟之明于知醫也倘天下之醫人人如起潛天下之病人人遇起潛則可以保身可以盡年而舉世無枉夭之患良醫之功其博濟于民視良相奚異周官醫師之職十全為

上失一失二失三為次失四為下所謂十全者十病之中可治則治之不可治則不治或治之而生或不治而死十病皆中而不失一也起潛能于未病而言方來之有病于已病而言此去之無病脈之可疵者病雖輕必言其可憂脈之無虧者病雖劇必言其不害有言輙中斯其可為十全之醫也夫

贈柳士有序

三峰柳先生以尚書義為進士師門弟子擢第預貢登

上庠者百餘人予士有世其業以俊異稱自進士科廢家學無所予用遂易業習古篆録姓氏名號徧歷公卿大夫之門余謂士有之業雖易而不離文字間是亦無忝于其先然此事政未可以小伎目視昔所業尤難焉難有三識字一也善書二也工于用刀三也刀之技既工矣若識字則前代許祭酒近代鄭國史戴通守之書與夫徐騎省李縣令之碑刻石鍾鼎之款識俱不可不詳究也今之善書且識字者在洪有熊天慵氏有司馬

九皋氏試往問焉

送章楫序

昔晉氏在江左王謝為相門一時風流文雅之懿動蕩耳目凡子弟出入前不問可知其為王謝二家蓋習氣不期然而然自非他人所能及者宋丞相杭山章公清謹自守雖為宰輔猶如布衣時季年屏居山中樵牧爭席見者不知其為宰輔也其從孫楫一貧如此凄然蕭然學甚充詩甚工而淳如也介如也無分毫悲窮悼屈

恥惡衣惡食之意非杭山公之習氣熏染而成歟來游洪庠歲晚言歸予惜其去也而贈之言楫也益充其學益工其詩將大底于成而為天下士視昔王謝風流文雅尚不足為其有光于先正又豈但為章氏佳子弟而已哉

送法易子序

富州同造之孫其習秀而文其儒喜談葬術凡地理家前所未有世所見之書往往于孫氏焉子憲獨朴而野

近年有清江皮氏好客務施游客輻輳其門而談葬術者尤見禮然以其來者之衆也各效其長各逞其異聞者熟知者翫能以術而獲用于彼亦難已季年營葬地不它人之信而一委之子憲于是子憲之術浸以重後數年解后于富州子憲曰吾術因族祖外祖在西廣得馬道人龍髓之文又善咒符水愈疾疫變雨暘致雷電地理用天機卦道法依參同契用納甲卦二術但用卦故以法易子自名余曰若儒族之人儒家之子讀儒書

以儒而飾其術豈俗師之所敢望哉方稱其用卦法易之奇忽有詰余者曰子知水路火候之説乎地仙云不須卦坐天仙云本無卦爻此又何也余于是口呿而不能答徐應之曰待余就景純平叔問之

吳文正集卷二十六

吳文正集卷二十七

元 吳澄 撰

序

國學生李𪊓泗州省親序

潁州李𪊓之父曩者仕于朝鄲便養出守泗州𪊓偕其兄藻爲國學弟子員留京師違定省越三載泰定甲子冬謁告往泗州寧其父母且奉其祖父母封贈之命以

歸亦可以悅親榮親矣僉謂黼研經銳學不倦其成科名受官職也可日月幾親之悅親之榮將有倍于今者焉斯其為孝也歟噫此世俗之孝也若君子之孝則不止是韓子曰事親先其質後其文盡其心不夸于外質者行也韓子文士爾而其識能及此況不以文士自足者乎夫子論孝始事親終立身立身之要慎其行也可法可傳之謂立行道于今揚名于後使世世贊嘆歆慕稱為其人之子是顯其父母于無窮也豈止一科名一官

職之榮而已哉黼之往也自監學之師以下俱有贈言同舍二三子請予序其首噫黼誠才子也其研于經也奚所志其銳于學也奚所事予未悉知也而吾之孫當劇言其類出乎輩流予其可不以遠者大者期之夫

送曾叔山序

曾仁叔山將赴萬安教諭過予予尚憶壯年與叔山之父吉父君談今古夜坐輒達旦凡世間可喜可愕可笑可悲可怪可疑之事靡不徧及吉父高文雄辯介特自

守不偶于時死且二十三年矣叔山生十歲而孤能受母訓學至于有成以選試授儒官得禄以養吉父可謂有子矣叔山文辭足以動蕩今人之耳目學識足以探索古人之緼奥豈小成之罷哉今之仕人爵之發端也人爵人也而由乎天天爵天也而由乎已仕有暇時學無止法日進月升躋于天爵之極品子之所望于叔山非但人爵之進升而已萬安固多才儻有有志之士試以予言諗之

送王元直序

樂安王氏之醫五世矣一世再世予不及識其三世迪功君端重如山予為國學進士迪功之弟子異甫和煦如春未嘗見其戚慍之容予異之子誠翁造次必于儒雅誠翁之子三人長曰元直往年遊京師問樂者踵門隨試輒效太醫院官與之相厚善諸公貴人咸禮敬焉蓋他所謂醫或非世業或非儒流非世業則于術或有不習非儒流則于理或有不精王氏世醫也儒醫也習

于術而精于理其表然出乎俗醫之右也固宜予嘗謂醫之用藥不越二端一則扶護真元一則祛逐客邪而已護元氣者如養民逐邪氣者如禦冦養民純以德禦冦須以兵然湯武之仁義桓文之節制屈之以不戰遏之而使遁豈必逞威猛多殺伐哉予觀王氏處方大率和平調燮是務至于猛烈攻擊之劑不得已而用之疾除即止不過用也不輕用也是以邪氣去而元氣無所傷彼求快一時之意不顧異日之害者惡足以語此哉

因是而推昔之善醫國者亦然伊傅周召遠矣漢之蕭曹唐之房杜所以能相其君培植三四百年之基業者往往由此商鞅李斯強秦富秦亦以殘秦醫國之良相有能如王氏之良醫乎天下之福也

送郭以是序

或曰為文不可以不讀書杜詩韓文蓋無一字無所本或曰聲之精為言言之精為文如噫氣之號萬竅隨所觸而喝于有自然之籟奚以古人已陳之糟魄為二説

孰近夫所貴乎讀書者非必襲其語以為吾文也蜂之釀蜜不採取于花可乎融液渾成而無滓人見其為蜜而不見其為花也世有博記覽者其發于聲形于言乃或窒塞而不通固滯而不化觀者厭之則謂曾不若空疏者之諧協暢達也噫是豈書之能累夫文哉廬陵郭以是古近體五七言遠躋盛唐長短句駢儷語近軌後家漁獵之富援据之審空疏無本者類首不敢仰視而不窒塞不固滯竟日翫之而不厭廬陵自歐陽公為百

世文章之宗其後往往多能文章士以是父其可與議韓杜者夫

送張相士序

有皎然乎其中癯然乎其外者為誰月梅相師也其談論疊疊如山林衆籟翏翏而遠聞其記誦琅琅如江漢順流衮衮而無盡其禍福奇中如燭鏡照鑑而龜卜蓋師之閱人也多矣刑也而王奴也而侯厮役也而將相師一見能識之亦有眇小謂宜餓死夭賤謂宜隱淳屠

而其後乃大不然皆師之所能辨也雖然人之身天所生也一受其成形而有定孟子則曰居移氣養移體氣也體也既因所居所養而移則夫孰不可移彼肌膚綽約而若冰者何人哉骨肉融釋而隨風者何人哉若然者形質銷鑠人貌而天虛非陰陽五行之所能拘相之應別有法邂逅其人試以語我師金谿張氏

送虞叔常北上序

文者士之一技耳然其高下與世運相為盛衰其能之

者非天之所與不可得其關係亦重矣哉東漢至于中唐六百餘年日以衰敝韓柳二氏者出而文始革李唐至于中宋二百餘年又日以衰敝歐陽王曾三氏者出而文始復噫何其難也同時眉山乃有三蘇氏者萃于一家噫何其盛也三蘇氏以來且二百年矣眉之别為陵陵之虞先世以文士立武功致位宰相數世之後有孫子及寓江之南其文清以醇有子曰集曰槃一家能文者三而二子表乎疇衆之上幾若眉之有三蘇然噫

又何其盛也子及再為大郡教官倦遊而家居伯子集國子助教遷國子博士久處京師其文也人固見之其名也人固聞之矣叔子槃由書院長赴吏部選其文也或未之見其名也或未之聞也子由之文如子瞻而名可與兄齊者也昔二蘇之齊名也歐陽公實獎掖之今在朝豈無歐陽公其人與槃此行也必受知焉兄既顯名于前弟復顯名于今虞之兄弟之有光于子及猶蘇之兄弟之無忝于明允也盛時方行貢舉貢舉者所以

與斯文也而文之做往往由之何也文也者垂之千萬世與天地日月同其久者也貢舉之文則决得失于一夫之目為一時茍利禄之計而已矣暇為千萬世計哉貢舉莫盛于宋朱子雖少年登科而心實陋之嘗作學校貢舉私議直以舉子所習之經所業之文為經之賊文之妖今將以尊經右文也而適以賊之妖之可乎斯做也惟得如歐陽公者知貢舉庶其有瘳乎閑之于未然抎之于將然俾不至于為賊為妖而為朱子所陋則

善矣儻有今之歐陽公試問所以閑之拯之之道皇慶二年十月甲子

王德臣求賻序

喪有賻尚矣賻禮也求賻非禮也然則人有宦遊數千里之外親沒力不能以歸葬者如之何求之非禮不求之非孝二者之間必有處焉河東王君為縣令江南迎母就養其弟德臣亦弃其仕奉母以行兄弟朝夕致養唯謹不幸大故棺歛如禮家素貧而今之守官也廉載

柩寄錢唐佛寺謀歸其鄉數千里舟車之費無所于辦聘者未之有為子者亦弗之求也哀之者衰籲于仁人義士敘以述其事詩以道其情累累矣予謂世俗之夫不孝有三仕而不將母一不孝不將母而仕二不孝親肉未寒而畀彼炎火三不孝此盖羽毛之族之所不忍為而人或為之噫是誠何心哉縣令之迎養季氏之不仕其母之喪也或以家貧道遠勸之如浮屠氏教兄弟堅拒其說之三者其不賢于世俗之人矣夫貧而庶如

是賢于人又如是雖慕義強仁者孰不興哀況仁人義士哉雖然予壹有怪德臣之出也猶未練今祥且過矣禫且及矣當除喪而不得除纍纍喪容栖栖旅食皇皇無所歸叙之者有人詩之者有人而畤之者誰歟豈今之世無一仁人義士哉抑有之而不相值歟所望者仁人義士而仁者義者不可見大事具可不以終乎于此必有道語云親喪固所自盡也夫茍自盡自為謀可也求夫仁者義者而未之見試求夫智者知禮者而與之

謀其必有以當于人之心不然久淹留于此奚益皇慶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書于王氏别墅

送翟生序

洛陽翟生嘗為學官矣滯留金陵困于旅泊不汲汲于名不後役于利其去也懇懇惟予言是需或謂生迂生豈迂哉或謂生奇余之言與世之名若利均之為士梗而何奇之有雖然不敢不答生所需也世世之人遑遑不安者其崇有二曰名曰利而已苟是之不務則何往而

不適然富貴人所欲生其果不欲人之所欲乎抑時之未可而姑為是退縮乎欲貴欲富之心生不能無而亦不必無也余不病生之欲貴欲富而病生之所欲者小爾人人有高爵崇秩安宅腴田即而取之居而治之是為莫可加之貴是為莫與敵之富而生欲之乎如欲之已自求而自得不待資諸人也如得之視世間區區之名瑣瑣之利奚翅土梗之不若哉生之不汲汲役役于彼是也而或瞢瞢悠悠于此非也生其因予之言而惕

然以省躍然以悟則余為不徒言不然雖有言猶未言也洛陽四方中正之地古先聖賢所萃也二百年前有邵子程子遊處其間其風猶有可聞者生試玩繹其遺言必不瞢瞢悠悠于此矣余之言止是生歸求之有餘師生名其字良甫云

贈陶人鄭氏序

古者四民各世其業故工有世工而子孫以之為氏者有虞氏尚陶其後閼父為周陶正周頼其利器用而閼

父之子得封于陳今東昌鄭氏以善陶名數百里間凡民之用罷官之禮罷咸資焉其功豈讓于閼父也予獨因鄭氏之善陶而竊有嘆夫工之為工知今而已士之為士知今又知古者也知今之工不失其業而知古之士或失其禮何與夫古今異宜用罷可以宜于今而禮罷不可以不合于古禮罷而變古非禮也簠也簋也大尊也陶罷也而易以金不惟陶罷然而梓罷亦然山著犧象壺之為尊爵觚觶角散之為飲罷梓罷也而皆范

金為之其原蓋兆于盛宋一二辟儒之口而其流遂成于季宋亡國姦諛之手陶梓悉變而為金豈非中國將為金之讖乎馴至于今垂二百年而公廟私家之禮罷一踵其繆竟無一人知其非者且不惟于古不合也于今亦不宜赤金之臭而盛飯盛酒宜乎不宜乎變古失禮而士不知其有愧于工多矣鄭氏者誰守忠其名野堂其號云

送方元質學正序

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氣質之生而美者甚不易得也予于交游中得清江方元質焉初識之于京師望其貌已知其為

美聽其言而信觀其行而尤信又稽之于人或久與之處或一與之接莫不嘖嘖稱嘆曰善士善士其何以得此于人哉非其美之蘊中而彪外其能然乎哉以如是氣質雖或未學亦不害其建功立業而不至于敗國殄民矣而元質又勤勤勉於學則其所就詎可量也耶今為揚州路儒學正夫揚州當南北之衝四方學者所輻輳人得熏其氣質之美而善良元質又以其所學淑乎人則氣質之從而變者亦衆矣雖然學之名一也而其

所以學者或不同盖亦有表表然號于人曰為學而逐逐于欲役役于利汩沒于畀污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吾元質之學不然而予亦不復有言也中山王京甫客寓揚

州沉浸于周張程朱之書有年矣年將五十而不求聞達于時元貿往哉試與之論學延祐乙卯十有二月巳亥序

送何慶長序

予生也晚不及覩前修盛德之事每于末俗而重慨歎焉宋之季年士自成童以上能為進士程文稍稍稱雄于時輒輕揚偃蹇謂莫已若者十而八九蓋不待擢科入官而後驕也偶爾貢于鄉則其驕已進偶爾舍于太

學則其驕愈進夸言盛氣足以撼動府縣震耀鄉里晨夕所思始終所為無非已私人欲之發豈有一毫救世濟物之意哉于斯之時而能超乎流俗者昔在樂安見何君伯玉父其人也何族之儒盛于一邑伯玉之文高于輩儔而退然不自以為能與貢處學人所尊慕而憮然不自以為異其心恬如其行純如直道而行臧否不苟不為愿人之闇然以媚而與物為春噫君子人也其後泯泯此天道之不可知善善者惻然為之悲傷噫伯

玉父不可見已從子季新工于醫從孫慶長世其學皆以儒流業詞章而兼技藝季新既以醫行于近慶長又將以其醫行于遠其必如伯玉父之立心制行推之以救世濟物其效當有過于儒流者矣安得不于其行而深有望于慶長也哉

送鼇溪書院山長王君北上序

才難之歎從古以然夫所謂才者取喻于木也可以成室屋可以成械器大小長短隨其所宜各適于用者木

之才也聖如周公賢如孟子其才不可得見已生斯世為斯人凡紛至沓來者日接乎前莫非事也不有其才將何以應之哉昔在聖門季路之于兵冉求之于財公西之擯相端木之應對皆其才之所優為後之士清談雅望飲食安坐而一事不理者有矣識者惡得不興才難之歎哉予之所以有嘉于行友王君南叔也君有學有文典邑校至再至三具有成績長書院又三四年矣廟宇之當修者無不修課業之當辦者無不辦上之臨

之者雖欲伺察而無疵之可指下之觀之者雖欲誣蔑而無間之可乘賔客交游之過從待之無不得其當不偷惰以廢事不巧免以避事或厭其煩勞瑣細而君處之裕如也其才之小試者如是惜乎閑散卑微而不得以擴其用也陳獻侯之分肉陶侃公之運甓他日大用蓋于小乎覘然而用人者以歲月以資品以私意以邪遲用不必才才不必用則雖周公孟子復出且未知其何如予亦曷能必王君之遇乎夫杗桷櫨楔之各施札

砂箭芝之並蓄惟匠氏醫師之工且良而後能王君之才之可用也有抱宰相之方者其必知予言之為然

送南城教諭黃世弼序

臨江黃良孫世弼為建昌南城教官將行言于予曰盱江之為郡有李泰伯曾子固學行文章百世師表其將惟二子者是慕是效以率其鄉人士以庶幾于寡過然疇昔嘗聞先生緒言教者之所以教當進于古之聖人則似非可以如二子自畫其詳可得而聞乎余曰今之

職教者苟度歲月以俟叙遷能思其職慕效先賢以圖寡過者蓋鮮況又不肯安于小成而欲進于古之聖人子之志如是可尚矣抑古聖人之教人初非過為高遠而以人所不可知不可能者強夫人也因其所固然革其所不然而已矣生而愛其親長而敬其兄出而行之于朋友娶而行之于夫婦仕而行之于君臣此良知良能之得于天而人人所同也以其所禀之氣所賦之質不能皆清且淳故于倫理之間有厚者有薄者有全者

有偏者有循者有悖者于是而有萬有不同者焉聖人之教使人順其倫理克其氣質因其同革其異所以同其同也契之教也順其倫理之同也夔之教也克其氣質之異也世弼之處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有可稱無可議而討論講貫修省踐行又有日長月益之功所以順其同克其異者固已知所以用其力精之熟之持之勉之以此治已期於必成以此率人人其有不從者哉

贈一真道人序

予一見一真即高其人高之者何高其所有也所有者何一真而已矣重來谷中出書一編皆受言于師者予不願觀予不願聞非不願觀觀不以目非不願聞聞不以耳言可廢書可焚無書無言而此獨存何物獨存一真而已矣噫大宗豈于謳所可傳玄珠豈喫詬所可得哉是以道德之經五千文不如末章之首二十四字

送彭澤教諭劉芳遠序

予之齋年友劉君景年二十入太學二十有六成進士

授江陵戶曹未及祿而代歿有子五人克世父業其季

俎桂字芳遠年雖少已能試藝中學官充彭澤教諭彭

澤移治江濱非古彭澤也然靖節徵士之流風猶存予

甞過其地徘徊旁皇而不忍去往仕于彼者寧不聞其

風而興起乎謹于守身熟于應務厚倫理之常明古今

之變居之不失其正行之不失其宜此靖節之所以為

靖節也其發于詩文也人徒見其冲澹退遜而絢麗雄

健藏于中後之辭人盡力學之而不能到名明字亮蓋

自比于諸葛真一代之人豪也夫以士而希賢儻得其一二焉則其為學官必異于常人他日官滿而遷歸必有以告予予亦有以觀子矣

送陳洪範序

金溪陳洪範家在石門由其家而臨川臨川而崇仁崇仁而樂安之南走三百餘里即予之所止而見焉問所以來之意則出一巨裒有諸君子贈言予觀之嘆曰嗚呼古人所務者内所圖者實今乃務外而圖虚何也子

之年方壯質甚美宜及時而勉學以成身以悅親苟如是朋友親之黨里敬之長老喜之子弟效之推其餘又可以如世俗之人之取爵祿顧不此之為而為今之行子計左矣且子之鄉陸子之鄉也陸子何如人哉亦嘗頗聞其遺風乎夫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門人各立標榜互相詆訾

至于今學者猶惑嗚呼甚矣道之無傳而人之易惑難曉也為子之計當以朱子所訓釋之四書朝暮晝夜不懈不輟玩繹其文探索其義文義既通反求諸我書之所言我之所固有實用其力明之于心誠之于身非但讀誦講說其文辭義理而已此朱子之所以教亦陸子之所以教也然則其要安在外貌必莊中心必一不如是不可以讀書講學又豈能真知實踐也哉子亟歸而求之舍是予無以贈子矣它日再來予將觀子之進與

否

贈許成可序

往年吾邦部使者邀至新安程君達原來臨汝書院為諸生講說朱子之學達原父之于人少所可時余弱冠數數及門見其與許君端朝厚善且稱其子也才後廿年其季成可與余相遇于臨汝出兩世遺文及諸公往來手帖示余其言多有補于教可名世行後所交盡一時賢士大夫嗚呼如斯人者不可見已哉成可不墜家

聲措意于詩文又博覽羣書務究其歸趣自是明善而誠乎身夫孰能禦十數年間欲求友一人如成可者而未之得今得之其能已于言乎

贈無塵道者序

夫太虛中一塵耳成象于其上者爲星成形于其間者爲人塵中之塵也人所值有不同塵中塵之塵也今無塵道家者流以塵中之塵說塵中塵之塵其神矣夫知無塵之無塵則知其神之所以神未有人也未有星也

未有天也此無塵也此其神也

贈醫人陳良友序

臨川良醫陳良友種徳三世矣醫不擇家之富貧不計貲之有無一旦其里之惡少以重役斂之與語未及酧則推而内之溝折兩股雖斷續益損竟不復常至今杖而行倚而立不能坐或謂為善如此而獲報如此施者其怠乎良友不然益自誓以濟物為已任至感于神明形于夢寐日理丹鼎藥裹孜孜若不及憔憔若不足

吁賢哉于是肅政廉訪使程公作詩以美之命其客吳某同作而又為之序

直躬為惠不為貪股折肱存辛未三施報稍乖疑有怠精堅自誓轉無憖人雖徼疾肯坐視藥試奇功在立談丹候孰知消息事相逢一笑問圖南

送雷友諒序

錢江雷尚書之從弟友諒今之巧人也于藝無不能見罷物輒肖而為之為之無不成成之無不精充其伎雖

古之垂古之般何以尚哉將遊匡廬造武當尋高僧高道問向上事或謂之人巧如此移其巧于外者專諸内何事不可得余曰子姑舍其巧而趨拙平日之巧俱忘若無能者必至大巧盖知不可以得珠也友諒聞之憮然

送陳中吉序

廬陵陳植延祐四年江西省所貢士也試禮部罷歸益厲其志讀書為文不休或告之曰子之學學于古者也

士貴通古而通今盡亦學于今乎於是將遊四方以歷覽山川徧識人物過予道其行之意予曰男子初生而蓬矢以射固以四方為分内事矣人謂司馬子長之史杜子美之詩皆得之于遊未必然也然夫子大聖人也適周而問未問之禮自衛而正未正之樂徴夏殷之文獻而必之杞之宋也况下于聖人者乎覽不厭其廣也識不厭其博也見聞不厭其多也不廣不博不多則不無孤陋之譏予其敢禁子之遊乎雖然既廣矣既博矣

既多矣有反諸約之道焉未廣未博未多而徑約則不可也子其行哉俟他日之廣博而多當為子指其所謂約者于斯時也不出户而知天下而何事乎遊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正集卷二十八 九

御史臣邱文愷覆勘

武英殿纂修編修臣吳廷選

吴文正集卷二十八

元　吴澄　撰

序

贈梁教諭序

南安梁君為金谿教諭三年矣延祐丁巳春予過自金谿徵予贈言噫予將何以贈子哉夫今之仕者由儒官而民官由民官而清要雖位極人臣可也然居官之大

要不過曰廉曰能而已廉而不能則失職能而不廉則失已廉者德也能者才也有德有才誰不稱其美予之能獲覩一二矣他日為民官歷清要即是充之無難也本之以廉其不為具美之人乎當今貴儒而賤吏貴儒者非徒貴其能蓋貴其廉也賤吏者豈謂其不能哉惡其不廉耳予方且治儒術以應上之求從上所好違上所惡人臣之義也舍是予何以贈子哉

送李教諭赴石城任序

昔宜黄李君夔友以太學名士釋褐為贑州教不及禄而其子仲謀中教官選再任得石城教石城贑州屬邑也予少時客宜黄親見贑州之所以教其子者又見仲謀之所以學於家者徃徃異於常人盖自宋末舉世浸淫於利誘士學大壞童年至皓首一惟罷軟爛熟之程文是誦是習無復知為學之當本於經亦無復知為士之當謹於行贑州之教子則不然仲謀九歲以前論語諸經皆能成誦年雖幼德器如老成人不待父師繩束

循循於禮法之内逮其父時已如此父既没而孝養其母謹飭其身益勵於學以能有所立今之往石城也諗於予曰新制取士以經明行修為首好尚近古謂宜一變可以至道而學校承襲舊弊不知所以自新之方凛凛焉以經未明行未修為憂嗚呼今之任教事者靡不哆然若有餘而仲謀獨慊若不足此其賢於人也遠矣哉予之少也嘗有志於古人而荒落久矣何能有所裨益於今之時俊乎雖然不敢不誦所聞古聖遺經先儒

俱有成說立異不可徇同亦不可虛心以玩其辭反身以驗其實博覽而歸諸約傍通而貫于一一旦豁然有悟則所得者非止古人之糟粕也人之一身內有父母兄弟夫婦外有宗族姻親朋友近而鄉黨遠而四方推吾愛親敬長之良知良能以達乎彼何莫非吾之所當厚善者寧厚毋薄寧過毋不及夫如是經豈有不明行豈有不修者哉而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人病不為耳今之往石城也試以斯言與一邑之士詳究而實踐之殆

必有契於疇昔家庭之所聞也其母嚴子言之畀延祐丙辰九月之望

送黄文中赴西澗書院山長序

昔夫子删詩定書叙禮正樂讃周易五經備矣猶曰託之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也於是乎作春秋漢儒專門明經學者往往引春秋斷國論其最純者江都董相也其言以為為人君為人臣為人父為人子皆不可以不知春秋然則春秋之為用大矣哉友人黄孚文中家世春秋

學而文中玩索遺經貫穿三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陳迹歷歷如燭照數計發言處事每攄經援傳以為證使漢世專門之士復出未知其孰後孰先又推類以讀通鑑綱目之書一千三百餘年之得失治亂縱橫商畧有若身與其間此讀經讀傳之餘效也今長瑞州西澗書院或謂西澗之難處非他書院所可同予謂不然明春秋者臨大事決大議破竹解牛靡所凝滯况於居小官應細故而有難者乎為是説者盖不知春秋之為用者也

蓋不知文中之為人者也於其行也酌之以酒而書此為贈

贈袁州路府掾張復先序

淦張復先以儒生選擇為吏將從事大府因吾里李弘道蘄予一言之益夫耕問奴織問婢宜也借視聽於盲聾則不可為吏者自當就吏師而問顧乃於迂儒而求益焉不亦左乎雖然必有以也而予何敢默古之庶人在官者曰府史受禄與下士同待之亦不輕矣當時人

人有士君子之行其賢其能固已推舉為長民治民之官至若府史之職亦必鄉里推舉其獨無士君子之行乎自俗不古吏習於貪習於刻為人所畏不為人所愛於是世始賤吏而不知責今日以儒為吏上之人蓋欲革吏之心也本之以慈行之以公不汩沒於利凡事之曲直無高下其手無變亂其黑白文無害而人不究詛非古昔盛時之府史乎苟其不然雖滿其意於一時殃於其身以及其子孫可指日而待也吾弘道有才畧有

氣義與之契則後先之為人可知已必不以吾言為迂

送傅民善赴衡州路儒學正序

學正教授之貳其職甚不輕也傅民善妙年俊才清夫粹行選在此職豈竊禄尸位者所可儗倫也哉夫天地之氣鍾聚而聳起者為山山之高大者嶽也衡嶽南方之巨鎮郡踞其趾嶽之靈異怪物奇寶不足以當則生偉人循嶽而南舂陵昔有周子實紹聖道不傳之統而文定胡先生父子兄弟皆於衡而講道二百年間流風

未泯今之衡安知無有志之士卓然崛與能躡胡而探周者乎民善至衡試求其人而與之語若衡之士不過應舉覔官以為學殆恐未足以盡嶽之秀也民善其擇焉延祐五年七月朔

送唐古德立夫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志後之仕者將以遂其欲所志亦所欲也而有公私義利之不同唐古德立夫故御史中丞覃國公之子今僉典瑞院事薛超吾昂夫之弟也從

事江西行省志有所不樂而去余觀昂夫亦小試其才於此去而為達官於朝立夫之才豈出兄下接踵登朝蓋可期也志之得行固有其時而不在於汲汲於其游杭也贈之言而勉之以居易俟命焉若父急於遂其欲則立夫不為是也

贈蘭谷曾聖獬序

臨川西鄉查林曾氏唯齋翁專門治周官六典寶祐乙卯初與貢咸淳庚午再與貢其再貢也予忝同升越五

年甲戌免舉試禮部登進士科授贑之瑞金尉運代遷
華隱處不仕二百里閒杳乎不相聞也延祐庚申上距
甲戌四十七年矣有榮祖其名聖䄂其字者來訪問之
翁仲子也善陳卦爻察形色推人生支干及七政躔離
决休咎禍福小數曲藝不一而足巧發竒中幾類東方
生之覆射莫不驚駭其若神而罔或測識其所以然也
其伯兄季弟亦皆出遊兄以儒得仕弟以陰陽家得仕
各能隨世擇術以干名利翁為有子矣聖䄂將遊梁宋

省視其兄子特叙其家系大槩俾人知其為儒官之胄而非止伎術之流也平生所識名士大夫贈之以言者甚衆聖弼自號蘭谷云

送醫士蔡可名序

予家夫容山之東南山之西北為樂安之境蔡氏居焉予之居與蔡之居雖有兩縣之分而無二十里之遠是以聲跡常相聞蔡之先曰伯珍者名醫也傳其子光叔光升再傳其孫明德明德又傳其子可名至于今五世

矣毉之隂德其施在人而受報於天家日進於饒裕而子孫多學儒學儒者不復為毉守其世傳者可名而已葢其心獨専其業獨不易以其術濟其鄉隣修治丹丸以救卒暴危急之證尤為有功於人夫蔡氏前之所施既受報矣今可名益厚其施則天將益厚其報蔡氏之昌其可量也哉

贈長沙王秀才序

長沙王秀才世為儒家家有恒産六七歳讀書即能為

文被慈母之教九歲而母沒父有郡妾又有後母年十五棄家而出遊年二十歸娶妻既娶而復出詩文雄偉俊邁震曜人耳目挾其才氣不屈下於人人稍不相知輙奮怒遊之所得隨得隨喪獘衣破帽走塵垢泥塗中湖廣江淮兩浙無不歴且將北行中州抵京師有奇之者焉有怪之者焉或謂毀節以快其欲耳或謂將釣譽以躋其身也而其中之然不然皆未易測予獨慨長沙多才士近年有才氣而遊者予見其二一顯一晦然公

不能以表於世私不能以衛其生可耻也而不足算屈大夫不得於君雖遭放逐猶依依懷戀而不忍離甚至抆淚哀吟而不能已所以為千古詞人之宗豈徒文之奇哉歷九州而何必懷此都賈傅尚得為知原者乎屈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而人子尤無遠去之理古聖人之怨慕卓矣後之王祥薛包槩可師也不順乎親不可為子縱使文章蓋世亦何足以取人之重而有識者不為也予每與來朋談孔孟之道秀才頗若嚴聞徵子贈言竊

慮言之不相合而慎於作酒酣論詩酷愛后山簡齋子躍然曰子於二陳能喜其詩必喜其人二陳之為人何如也秀才曰吾之遊匪為利匪為名也覽天下山川識天下人物以恢廓吾之智即歸理畎畝守墳墓終身與父母兄弟妻子處復何求予又矍然曰始予謂子有才氣而已今有識如此人固不能知子也真奇士真奇士詎可以狂士而視子也哉

贈張希德序

樂安縣之南曰雲蓋鄉昔有雲峒長者居其地家富而心慈其於人不間戚疏新故良賤賢否待之一以慈為主慈於弱或速強悍之侮而亦不校不怒終不改易其心之所安其子希德之慈如其父溫溫然惴惴然略不踰越規矩之外重小兒醫以其餘力學焉苟有名術必訪問師事苟有奇方必求索抄錄里中嬰孩之疾輒饋善藥而愈修治丸藥之號為册者以防危急慈矣哉其用心也扁鵲因秦人愛小兒遂作小兒醫彼蓋為利爾此則出於中心之

慈而非有為也慈者仁之發而慈之所施始於幼周官養萬民之政有六亦自慈幼始堯之嘉孺子文王之先幼孤其心一也且人之有疾必以所疾告之毉嬰孩不能自言而聽醫者之以意揣摩設有不審危殆立至故醫之於小兒尤宜究心能於此而動其惻怛致其哀矜于以見其慈也雖然慈之施始乎幼而慈之推則溥及乎衆者也大學言使衆之道不過推其幼幼之慈而已凡民皆吾幼也是以保民當如保赤子竊怪夫字牧之

官往往視民之休戚漠然若無與於己者獨何心哉得召杜數千人為慈父慈母列布郡縣民瘼庶其有瘳乎予喜談希德用心之慈亦將以為世之字牧者勸也希德姓張氏

贈涂雲章序

豐城涂漢雲章判官熊先生之高弟弟子其才與進士周賛府尚之翰林揭應奉傒斯伯仲間也揭陞朝班周亦成進士而熊先生之門人人皆擢高科獨雲章挾

其藝試有司再戰再北於是不能不觖觖于懐將踰江浙道揚徐中原造京師廣其見聞以紓憤鬱將行而與予遇予釋之曰揆子之才成就非在周揭之下者其遲其速則有天焉非人所能必也子其居易以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經明矣益明其所已明行脩矣益脩其所已脩豈惟可見知於人其不見知於天乎見知於天則予所宜有者如期而至而天豈靳之哉雲章聞予言欣欣然耳受陶陶然心醉若不復知世間有富貴利達事

余熟視曰子真奇丈夫余一言子輒悟子真奇丈夫余未見如斯而久在人下者也

送河北孔君嘉又官滿序

今天下之俗如黄河之水潰決橫流渾渾而濁莫能使之清者風憲一官號為天下之所取正非有歲寒松筠之操亦不能保其不變移而他復何責焉風憲之家至後嗣而墮其世美者有矣風憲之身至他官而改其初節者有矣夫其若是者何哉無識無耻無守也無識則

不知廉介之可尚無恥則不知貪黷之可羞無守則為子孫之計為妻妾之奉為飲食衣服之不若人而厭貧羡富以至苟利忘義也於斯時也有能蟬蛻於埃𡏖泥滓之中而嚼然不緇其皓皓之白者予於河北孔君嘉父見之嘉父為諸侯佐屬位在僚底剛而不奇撓明而不可欺公而不容私潔而不受汙民有是非曲直未分者莫不顒顒於君焉注目蓋當無所控告之時苟有可以倚賴之人則如乘亡待盡之病恃之以為命脉甚哉斯民

之可哀也君雖不激不衒以咈衆而取名民之陰受其賜於不顯之地者殆不知其幾家素風憲而世美不墮也身嘗風憲而初節不改也非有識有恥有守而能乎官滿將代士民咸惜其去予謂君之所至人必受惠日月所照皆天民也而亦何能獨專其惠於吾父母之邦哉君之代予不能俟其期君之行予不能餞於路則不可不一言而別此去官益崇名益盛操益堅惠益廣予之望也因山長黃孟安來書此以寄

送姜曼卿赴泉州路録事序

泉七閩之都會也沓貨遠物異寶奇玩之所淵藪殊方別域富商巨賈之所窟宅號為天下最其民往往機巧趨利能喻於義者鮮矣而近年為尤甚盖非自初而然也予嘗原其初矣唐之時閩地肥衍豊裕民叅於其所安溺於其所樂莫或以仕宦遊觀上國為意常丞相來為一道觀察使勸其民以學有能讀書作文者隆禮接之民因是知勸歐陽詹遂舉進士與韓文公齊名

詹泉之人也閩人之貴進士自泉之人始由是文物浸盛波流及宋之季閩之儒風甲於東南其效顯於數百年之後常丞相之教寔開其先也民俗之美惡亦何常之有哉在乎治之教之者何如耳吾里姜曼卿廉潔公介為漳汀二路録事近十年一切據理法以行事而無所屈撓雖屢挫而持之益堅今又徙治泉州路予知其所守終始不渝者録事之位雖卑而父母一城之民其任固不輕也泉之人有土著有僑寓大槩没溺於利而

固或以義理淑其心儻能以常丞相之化一道者化一郡之民使之人人知學雖未能離乎殖貨者亦不知没溺之深則非但民風丕變而易治當今進士科取士不限以疆界不拘以種類皆可以得大用將見泉之民以進士發身如歐陽詹者數十百而羽儀乎天朝其視終身没溺於貨利者相去豈不萬萬哉曼卿不能以專行豈無賢太守如常丞相之弘度高識者其以予説告之

送李道士雲遊序

混成師以明眼之方遊東西南北人曰天下之盲遇師而明者多矣何其幸歟余曰然然人能知師治肉眼之盲而已世有雙眸烱然而觸處障礙者其盲不在於肉眼也南華仙云盲者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豈惟形骸知亦有之師嘗見方外至人得聞至論此去以此自度又以度人使人人具正法眼放大光明照破群妄不昏不迷則師之方何止去外障內障於五輪人廓間哉師其行乎吾將索師於混成之鄉

贈劉相師序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夫子相人法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與夫見面盎背施於四體孟子相人法也若左氏者其說愈詳以執玉高卑其容俯仰觀人之死生以禮義動作威儀之能否觀人之禍福以至語而偷舉趾而高行而委蛇其應也如響而尤莫顯於叔服之相難穀竊意後世如唐舉許負之法其術皆原於叔服而聖賢之法罕究焉盖聖賢之詳觀於言行威儀之

間而後世之術法觀於容貌眉目之際使徒觀於容貌眉目而足以盡得斯人之平生則虎類孔項類舜吾何以觀之哉劉相士善相所相多奇中予愛其盛年美才出語楚楚而慮或局於唐舉許負之說之術也故舉聖賢所以相人者先焉

送方實翁序

鄱陽方實翁儒家者流孝於親而學醫持脉定未來之災祥投藥甦已往之沉痼知來知也救往仁也推其

知以醫國其謀也必遠推其仁以醫民其效也必速向年一走京師得鄉郡教授而歸今當路再薦舉以進其必得美官以試醫國醫民之事然嘗觀世之儒平居論國體談民病非不亹亹可聽一旦見於用略不符其言何哉彼所言虛言也而翁所能實也意曾謂儒之虛不如醫之實乎翁行矣余期翁之遇急觀翁之所為將表翁之實以愧夫儒之虛

送胡夫中序

往年為廬陵胡大中作字說勉之以大中之道或謂余說大高而責人以所難夫大中之道雖若甚難者然人所同有也苟人所同有則人皆可得而至不以此自勉自棄也不以此勉人不忠也大中將之東廣為學官教然後知困其必日有進矣欲究大中之道莫如易子之嚴君以易决科易固子之家學也雖然易之為易豈止决科而已哉郡子曰先天圖者環中也吾言終日不離乎是子試於乾之誠明坤之敬義而實用其力則於大中

之道其庶幾乎

贈黄生序

富城黄志以前知禍福談人命王霄滕君書至誠二字贈之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此上智通神之事非常人所易能也或謂滕善謔而輕幾若侮聖言噫未必然也夫至誠雖未易能亦在夫人致之何如耳至者造其極之名致者求以造其極之方至也者天也致之也者人也致斯至矣故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今之談命者往往

如說士之揣摩捭合以倖其一中凡此皆不任真術而妄語以欺人不誠孰甚焉黄生朴而厚其語也不妄語不妄誠之始事也致之致之又致之誠其有不至者乎豈特不揣摩捭合以欺人而已哉

送孔能静序

人言盛德必百世祀此槩論也若聖人之澤何止百世而已哉雖千萬世猶一日也吾夫子不得用於當時而其澤之施於後由漢至今而益隆世世襲封爵主墳廟

世世宰鄉邑司民社猶未也特設官教其子孫而子孫或農或士悉役其家噫可為隆也已其還於江之南者有三衢派有清江派蒙恩與閭里等今與文署丞亦以清江之派官于朝二子俱教授而季又將為奉常之屬伯子能静當赴常德余安得不深有感於聖澤之遠乎雖然夫子為萬世儒教之宗而儒之所以為儒貴其能不畔夫子之教也世世所謂儒或涉獵章句或綴緝文辭則已哆口而言肆筆而書以矜於時以號於人曰儒爾

儒爾夫子之教固若是乎哉能静往教其必有以異於庶姓也魯論具載夫子誨人之語未易一二數其至切近者入必孝出必弟言行必忠信篤敬行已必有耻見得必思義所不欲必勿施於人毋色厲而内荏毋群居不及義而好小惠能静律已範人一出於是有以丕變世儒學習之陋人必曰是真孔氏子孫矣夫如是不惟不忝於先聖將見子之名英英而騰子之仕烝烝而升偏方初試其何足以㣲羈也夫

送樂晟遠遊序

吾鄉侍郎樂公寰宇記一書行天下然不深考亦未有知其書之精者侍郎生於唐之後顯於宋之初在撫州登科記中褎然為首諸子諸孫科名相繼施及宋末貢舉者猶不絶一姓文儒之盛其吾鄉之表表者與晟字幼誠亦其苗裔也好吟詠多使能往年事令翰林學士程公於閩中公甚器重之將縣江東淮東山東河北以游于四方男子之志也經所歷山川風土了了在目前

有以徵先世之書真可無忝於其祖矣匪特予嘉之也出門同人嘉之嘉之又嘉之者奚翅十百千萬其人哉

送曾叔誠序

士之貴乎多見多聞也尚矣經史傳記諸書靡所不讀所以通古也居則有過從出則有交游於郡縣山川靡不偏覽於政教風俗靡不周知所以通今也樂安曾叔誠世為儒家不業他技專以親炙名勝傳録文字為務奔走洪瑞臨吉撫建數郡間以東之所見所聞

言之於西以西之所見所聞言之於東使人不出戶而坐致千里之事誠足為見見聞聞之一助故人皆望其至而喜焉予於其行而贈以言亦嘉之也

贈謝有源序

崇仁三謝其一曰野航先生嘉定癸酉鄉貢明年登第內官歷監察御史太常卿外官歷江西提刑福建轉運操行清介江西憲兼贛守任滿人有詩云琴鶴亦無空載月旌旗不動只疑香福建漕特有故人為屬

縣令知其不受饋遺乃獻桕燭百炬以其情舊物薄不
卻亦不視踰月啟捲將取燭照夜怪其燭之重用力辨
辨燭心皆黄金即以運司官印緘封元捲命縣尉差弓
兵送至彼縣取具交管元物狀回竟不顯其事清介而
弘厚如此其二曰萬安令君嘉定壬午鄉貢寶慶丁亥
以開禧丁卯初貢之名免舉登第官至萬安宰文雅醞
藉治邑多惠政其三曰徽州使君嘉定丙子鄉貢已
卯再貢明年登第至徽州守清介亦如伯兄從子從

一甫晩號玉谿翁工於詩翁之子壽文孫有原挾藝游士大夫之門所至俱禮貌有源之於野航從曾孫也

吳文正集卷二十八